

中国帝王系列

夫王

宋太祖赵匡胤

武帝

章 栩 梅 华 著

章栩 梅华 著

中国帝王系列

宋太祖赵匡胤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夫帝王——宋太祖赵匡胤/章栩, 梅华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4

(中国帝王系列)

ISBN 7-5434-5055-0

I. 武… II. ①章…②梅…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890 号

书 名 武夫帝王——宋太祖赵匡胤

作 者 章 栩 梅 华

责任编辑 王 萍

美术编辑 慈立群

装帧设计 陶雪华工作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388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055-0/I·836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容提要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武夫帝王。

年轻时，他崇尚“乱世用武，治世用文”的信条，毅然背井离乡，投军到郭威的名下，为建立和巩固后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战功卓著，深得后周二世皇帝柴荣的赏识，被加封为殿前都点检，掌管着禁军大权。柴荣逝世后，他的幼子柴宗训继承了皇位。赵匡胤于是在谋士赵普、弟弟赵匡义的策划下，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从而夺得了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之后，他为了防止功臣篡权，重用文职官员，并忍痛解除了他的结拜兄弟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等人在禁军中的职务而放为外任，“杯酒释兵权”。他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以大无畏的气魄和胆略，在宰相赵普的辅佐下，一举粉碎了“二李”之乱，并一鼓作气吞并了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基本上实现了南北一统。

本书在描写郭威、柴荣、赵匡胤、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等武夫群像的同时，也着重刻画了以宰相赵普为代表的文官们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他们在获得政权前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书既描写了武夫们征战厮杀的壮观场面，也描写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微妙的外交斗争，也用一定的笔墨描写了赵匡胤与花蕊夫人、金城夫人之间的风流韵事以及南唐后主李煜、南汉后主刘鋹等人糜烂的宫廷生活。

目 录

第一章

赏牡丹贺氏初受辱 怀异志龙门新结义 (1)

第二章

遭地震兄弟暂分离 别妻母男儿在旅途 (18)

第三章

空空法师指点迷津 谦谦君子偏爱良才 (36)

第四章

听谗言幼主诛忠良 伸正义郭威清君侧 (54)

第五章

澶州兵变君命不从 天地轮回皇祚孰归 (71)

第六章

顺天意郭威即皇位 逆民心刘崇称儿帝 (88)

第七章

留遗言兵权即命根 逢对手黑脸迎旋风 (105)

第八章

赵匡胤水淹辽国军 慕容氏践诺归后周 (122)

第九章

狭路相逢重叙友谊 茅庐献计有缘君臣 (139)

第十章

攻南唐柴荣获全胜 结死党匡胤添羽翼 (155)

第十一章

都点检洞房花烛夜 周天子病躯北伐行 (172)

第十二章

周世宗托孤三大臣 小皇帝登基万岁殿 (189)

第十三章

升平世蝻蚩可助兴 飞雪天杜康不解忧 (206)

第十四章

谣言惑众谋士神算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224)

第十五章

无奈何柴宗训禅让 终得遇赵匡胤登基 (240)

第十六章

江山未稳李筠造反 南北呼应形势危急 (257)

第十七章

获密信警惕李重进 亲出征斩杀昭义使 (273)

第十八章

赵匡胤设计不用兵 李重进无助赴陷阱 (290)

第十九章

开新篇中央集权制 恋旧情君王多犹豫 (306)

第二十章

杜太后临终锁金匱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323)

第二十一章

沉迷女色不理朝政 谋杀贵妃宰相出逃 (342)

第二十二章

顺手牵牛假虞伐虢 借道出兵吞并荆南 (358)

第二十三章

周保权大意失湖南 李处耘血染鼎州城 (375)

第二十四章

千里遥太祖送裘帽 蜀道难宋军破剑门 (392)

第二十五章

后蜀孟昶亡国寡耻 花蕊夫人写诗骂男 (409)

第二十六章

宋太祖驱兵征北汉 郭无为谋叛果无为 (426)

第二十七章

南汉后主宠幸媚猪 宋军潘美大破象阵 (444)

第二十八章

刘铨感恩敬献飞龙 匡胤满志覬覦南唐 (461)

第二十九章

巧离间计胜江南军 欲加罪何患无罪名 (478)

第三十章

扫平寰宇天下归宋 烛影斧声太祖升天 (496)

第一章

赏牡丹贺氏初受辱 怀异志龙门新结义

阳春三月，洛阳的大街小巷都是牡丹，都是看牡丹的人。一些富户的牡丹园也竞相开放，吸引着南来北往的骚人墨客和数不清的游人。真是“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当然，也不乏那些公子哥儿，借看牡丹之名，而在女人圈里往来穿梭，干着猎艳的勾当。

在城西的明空园，更是人头攒动，游客如织。这园子不但占地数十亩，而且牡丹的品种繁多，红黄绿蓝墨，什么花色都有。来这里的游客自然也是什么人都有。不说女人一个个描眉涂唇，敷粉搽胭脂，欲与鲜花一比高下；就说那些浪荡公子，他们的眼光多半是落在这些比鲜花还诱人的女人身上。

身体孱弱但容貌绝不让那红牡丹的贺氏，虽然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站在姹紫嫣红的花丛里，却比那盛开的花儿

更显得楚楚动人。她在丫鬟娟儿的搀扶下，刚刚走过两个花池，身后便尾随上几十个馋涎欲滴的男人。这些男人中有两个人显得特别霸道，他俩站在贺氏和娟儿的身后，拦住了不停地向前拥挤的人流，一边粗声大气地喊着：“看什么，看什么！滚，滚！”仿佛他俩才是护花使者。有不听他俩招呼的，他俩便拳脚相加，使得那些猎艳的人不得不退避三舍，可望而不可及。

这两个人一个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脸儿，叫韩令坤，磁州人；一个粗矮黑胖，叫慕容延钊，太原人。他们两个都是从外地赶来洛阳看花，昨天夜里在龙门客栈刚刚认识的。有道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咫尺两相非。韩令坤和慕容延钊一个是无赖之徒，一个是混混之辈，专一不爱读书，偏爱弄拳使棒，拈花惹草。昨天晚上，两个人在客栈里整整喝了一坛子秦川老酒，便一拍即合，气味相投，结为磕头弟兄。他俩相约，明天到城西的明空园赏花，因人地生疏，彼此有个照应。

那贺氏已经发现了身后这两个无赖混混，不禁加快了脚步，对丫鬟说：“娟儿，我们走吧，不看了。”

娟儿才十四岁，好歹经杜夫人恩准，放她们两个出来观花，正看热闹处，哪里就肯离开？便对贺氏说：“娘子，急什么，这大的园子，我们才看了一点点哩。”

贺氏悄悄说：“后边有狗。”

娟儿早就发现了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咳，怕他们哩。朗朗乾坤，青天白日，他敢怎的？娘子，再说了，有这两个人倒好，别的人都不敢向前了。”

贺氏看着一些和她差不多大的小娘子也在看花，只不过是人家都有丈夫跟着保驾，惟有自己孤零零的，没人呵护。想到这里，眼睛里不禁涌出了一股热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咳，好命苦啊！”她一边抽出手绢，在眼角上擦拭着。

娟儿说：“娘子，你还命苦啊？照我看，你的命够好的了。赵公子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你前生修下的福今生才找到了他了。”

贺氏摇摇头，从宽宽的袖子下指着身后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说：“也是个不好读书的主儿，我看他和身后的两个人没什么两样。”

娟儿为他辩护说：“可不一样。公子虽不好读书，但却不寻花问柳。比他们可强百倍了。”

“那倒是。”贺氏说，“只是那心像野马似的，十个笼头也拴不住他。”

转到第三个花池，韩令坤趋前几步，拦在了贺氏的前面，嬉皮笑脸地说：“小娘子，你抬起头来，让大爷我好好瞧瞧。”说着，一边动手动脚的。

贺氏又气又羞，转身往回走。慕容延钊在后边拦住她，流着涎水，说：“小娘子，你长得比那花还美……”

娟儿上前一步，说：“你们要干什么？”

慕容延钊瞪着她，凶狠地说：“干什么，你说干什么？”

“晴天白日的，你们要抢人啊？”娟儿说。

韩令坤在她身后说：“不错，老子就是要抢人。”说着，他一把将娟儿拨出一丈多远。

娟儿摔倒在地上，刚要起来和他们论理，旁边一个老者

悄悄对她说：“姑娘，快回去叫人去吧。”一句话提醒了娟儿，她爬起来，对贺氏说：“娘子，我回去叫公子去。”

贺氏已是珠泪涟涟，哭喊着：“叫他快来救我……”

娟儿撒丫子就跑。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挟持着贺氏，分开人群，挤出了明空园的大门。围观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愿管这类闲事。可怜那弱不禁风的贺氏，无可奈何地被他们架着走远了。

这个贺氏不是别人，正是殿前都指挥赵弘殷的儿子赵匡胤的结发妻子。此时，赵匡胤正和弟弟赵匡义跪在书房里，听着母亲杜夫人的训话。

杜夫人大有恨铁不是钢的恼怒，指点着她的两个不争气的儿子说：“你们两个，叫你们念书，你们却跑到后花园里射箭去了。如此下去，怎么能学会治国持家平天下的本领？要不是我亲自来书房看看，今天又叫你们骗了。”

她一边训斥着儿子们，一边斜眼瞅了瞅站在她身后的老先生。显然，长时间以来，两兄弟买通了这位老朽，给他们打着掩护。那杜夫人只道是两个儿子一放下饭碗便往书房去了，是在那里跟老先生念书的，所以曾一度高兴在心，心想：儿子毕竟长大了，不再用她操心了。谁知今天她偶然来书房一看，竟然只有老先生一个人在那里打瞌睡。经逼问，那老朽才不得不供出真情，这使一向望子成龙的杜夫人格外恼怒，所以连老先生在内，免不了一顿训斥。

赵匡义见母亲一脸怒容，连忙磕头说：“母亲大人息怒，

孩儿从今天起，好好念书就是了。”

杜夫人点了点头，说：“知错改错，才算有救。”她转而对赵匡胤说：“你呢？”

赵匡胤先给母亲磕了一个头，然后抬起头来，直直地盯着母亲，说：“母亲，孩儿不能苟同。”

刚刚消了一点气的杜夫人，立时拉下脸来，说：“怎么，你难道以为管你不对吗？”

赵匡胤说：“母亲，孩儿以为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天下纷乱，干戈不停。从唐灭亡以来，历经五代，并立十国，哪一天不在为争天下而征战不已？孩儿生逢乱世，弃文习武，才是治国持家平天下之路。想那唐太宗李世民，不过和孩儿一样，都是将门之子，他既然能成大唐霸业，孩儿为什么就不能呢？孩儿发誓，总有一天要让天下一统，尽归赵家！请母亲大人相信孩儿……”

杜夫人虽然不能同意他的这番高论，但对他心怀大志还是很赞许的。她说：“我儿立志和唐太宗一比高下，我心里自然是很高兴的。但我就怕你嘴上说说而已，并不准备实行之。”

赵匡胤忽地站起身，从墙上抽出一把宝剑，刷地一声，将一张书桌的腿儿砍断了。那是用楠木做成的书桌，断开的这条腿有二尺多长，沉甸甸的。赵匡胤双手捧着它，递给母亲，说：“若是违背誓言，母亲就用它惩罚孩儿。”

杜夫人接过半截沉重的桌腿，眼里已是热泪盈眶了。她撕下自己的衣襟，颤颤抖抖地将它包了起来，说：“好，大丈夫当立誓天下，企图霸业，才不枉虚度一生。义儿，你当

协助哥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我赵门争光……”

赵匡义说：“孩儿谨听母训。”

“好，”杜夫人说，“从今天起，你们骑马射箭，舞枪弄棒，我就不再管你们了。不过，书还是要读一些的……”

杜夫人还没说完，也没等兄弟二人说一声谢谢，娟儿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赵匡胤说：“公子，不、不好了，快去、去……”

赵匡胤瞪大眼睛，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娘子她被两个无赖挟持……”

“啊——”赵匡胤大叫一声，说，“在哪里，啊？”

“从明空园往西门去了……”

赵匡胤旋即跑出了书房，奔向马厩。马厩里拴着一匹父亲刚刚从西夏买来的尚未驯服的烈马。那烈马非同一般，站在马厩里不停地蹦蹦跳跳，一点也不安生。但它那样子与其他的马比的确是鹤立鸡群，非同凡响。赵匡胤一眼就看中了它，解开缰绳，拉着它就走。马倌过来阻拦说：“公子，换一匹马吧。这匹马才买来不久，还生着哪。”

赵匡胤瞪了他一眼，说：“老子还怕它烈吗？”说着，身子一跃，便跨上了马背。那烈马扬鬃振鬣嘶鸣一声，忽地腾空而起，蹿起一丈多高，但它说什么也不往前走，只在原地盘转。赵匡胤火起，“嗨”的一声，用马鞭狠狠地抽了一下烈马的屁股。也许是他的手太重，以至将那烈马的屁股打出一条血棱，那烈马负痛屈服；也许是那烈马被他的气势所镇服，反正这一鞭子抽下后，那烈马乖乖地听从他的指挥了。

马倌不知赵匡胤急着去救娘子，见他一鞭子征服了烈

马，高兴地说：“这马，亏了他来驯，倒省了我许多辛苦。”

赵匡胤打马出门，穿过后花园时，后花园的南门只有一丈二高，这样的高度怎么也不能让那载着一个人的高头大马通过。那烈马从马厩出来，一经驯服，就以风一样的速度飞速前进，以至来到这小南门时无法停止下来。赵匡胤知道下马已经来不及了，两眼一闭，等待着厄运的到来。然而那烈马确是一匹宝马，它也许知道主人的危险，便蹿起一个高儿，用自己的头去迎接相对飞来的门框。只听“咚”的一声，那门框“喀嚓”断为两截，小小的门楼也“轰”地坍塌了。

马倌跟在赵匡胤的后头，见此情景大惊失色，慌忙跑回去告诉杜夫人和赵匡义。等杜夫人和赵匡义赶来时，赵匡胤已经不见踪影了。

赵匡胤骑着烈马，一路吆喝着“躲开，躲开”，奔驰在洛阳的大街上。因为那马跑得飞快，满街看花的人纷纷躲闪，惟恐被那烈马踏在脚下。一会儿的工夫，他冲出了西门，远远地看见了两个泼皮无赖正拥着他的妻子往龙门客栈走去。他不由得使劲一夹马肚，那烈马似乎会意似的，四蹄腾空，旋风般地来到了韩令坤和慕容延钊身边。

赵匡胤大喝一声：“谁人敢抢我的娘子！”说着翻身下马。

贺氏见丈夫赶来了，哭喊着：“官人救我，官人救我。”一边瘫坐在地上。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猛不丁地见一个红脸大汉出现在面前，先是一怔，接着撇开贺氏，凑了上来。韩令坤瞪大眼珠

子说：“你的娘子？哈哈，老子说她是我的娘子。”

赵匡胤不再搭话，一拳打了过来。两个人便在空地上厮打。这韩令坤虽是泼皮无赖，但也有一套好拳脚。他一招一式做得十分到位，使赵匡胤难以速胜。赵匡胤原想这些拈花问柳的公子哥儿是不堪一击的，只要三拳两脚便可打服，然而眼前这个韩令坤却一时难以制服。他们身边立时围上来许多看热闹的人，人们吵吵嚷嚷的，为他们喝彩。

赵匡胤看看不能马上制服他，心生一计，喊道：“弟弟快来帮我！”

韩令坤以为他的帮手来了，往旁边一看，刚一分神，就被赵匡胤从背后打来一重拳，扑地一声摔倒在地了。慕容延钊见韩令坤败下阵来，“呀呀”叫着，应战赵匡胤。慕容延钊虽然长得矮胖，但身子却十分灵活，也有一套娴熟的拳路，使赵匡胤很费了一番力气。两人打了二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负。赵匡胤突然露出一个破绽，佯装败走。慕容延钊不知是计，冲他后背狠狠地打来一拳。赵匡胤身子一缩，放过他这一拳，利用他前冲的惯力，猛地将他扛了起来。他两手死死地抓着他，在原地旋转，然后使劲一扔，将他扔出了两丈多远。慕容延钊给摔在地上，龇牙咧嘴，疼痛不已。

这时，赵匡义和娟儿也赶了过来。娟儿连忙上前扶起贺氏。赵匡义走到哥哥身边，说：“哥哥，你一边呆着，让我收拾他们。”

“慢，”赵匡胤拦住弟弟，冲韩令坤他们两个说：“你们服不服？”

韩令坤见赵匡胤真的来了帮手，再加上他和慕容延钊都

受了伤，料难敌过他们，便说：“服是服了，但不知你的尊姓大名。少不了以后还有打交道的时候。”

赵匡胤说：“在下叫赵匡胤，殿前都指挥赵弘殷的儿子便是。”

“好，算我们今天晦气。”韩令坤走过去，扶起慕容延钊，说，“兄弟，今天咱们碰见了一个硬茬，先让他一着。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来日方长，咱们回客棧去。”慕容延钊点点头，在韩令坤的搀扶下，一拐一拐地往前走了。赵匡胤说：“哥哥，就这样放他们走吗？”

赵匡胤若有所思地说：“这两个人有一套好拳脚，功夫不在你我以下……”他看了看赵匡胤，说：“你和她们先回家去，待我结识结识他们。”

赵匡胤不解地说：“你……”

赵匡胤说：“照我的话办。”说完，便追了过去。

赵匡胤和娟儿保护着贺氏往回走了。赵匡胤追到了韩令坤和慕容延钊的身后。“喂，二位慢走。”

韩令坤回过头来，见赵匡胤追了上来，说：“怎么，还要打吗？小娘子已经还给你了，你还要怎么？”

赵匡胤双手抱拳，说：“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刚才在下与二位交手，领略了二位的好功夫，因此想与你们交个朋友，不知可否？”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停下了脚步。韩令坤对慕容延钊说：“兄弟，咱们两个漂泊在外，本应广交朋友。我看这个赵公子倒是一个侠义之士，不妨与他交往交往，怕他怎的？”

慕容延钊捂着尚在疼痛的屁股，说：“这厮将我的屁股

摔得好疼，我还琢磨着报复他哩。”

“哎——”韩令坤说，“那也是我们自找的嘛。”

慕容延钊说：“我听大哥的就是。”

韩令坤冲赵匡胤回敬了一个礼，说：“我兄弟二人浪迹天涯，能和赵公子结交，真乃三生有幸。赵公子如不嫌弃我们，就请到客栈一叙。”

赵匡胤大步走过来，拉住了韩令坤和慕容延钊的手，说：“凡事都有个缘分。我们三人在此相识，也算有缘分吧。”

韩令坤歉意地说：“刚才我兄弟二人对尊嫂多有冒犯，还请赵公子多多包涵。我这里给你赔罪了。”说着就要下跪。

慕容延钊也连忙忍痛要跪下去。

赵匡胤一手拉着一个，仰头哈哈大笑，大度地说：“若不是贱荆之事，我们哪里能够相识？以后不必再提此事。”韩令坤和慕容延钊站起身，感激地点点头。韩令坤说：“前边就是龙门客栈，赵公子请。”

三个人一起来到龙门客栈。韩令坤吩咐店家准备好酒好菜，就在客房里招待赵匡胤。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包的客房还算宽敞，分为内外两间。里间是卧房，外间便是客厅。客厅里安放着一张老槐木的八仙桌和四把笨重的椅子。将近中午的阳光透过窗纸斜照在青砖铺就的地面上。墙上挂着韩令坤和慕容延钊的宝剑。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将赵匡胤让到正座上坐好，他们两个人分坐在两边。一会儿，店家便把一坛子老酒抱了上来，接着，有伙计把那山珍海味摆满了一桌子。看看酒菜上齐了，